

1

火笑了



犁尖走过土地的歌声，让
一块地，春梦初醒，忙碌和希望
从梦中带出绿，带出风
带出鸟鸣，开出花朵……
而磨亮犁尖的，不是磨刀石
却是那柔软的春泥

“火笑啦！火笑啦！火笑啦……”

弟弟安果果身穿黄色小棉袄，蹲在火塘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里的两个炸鸡腿。突然听见“呼哧呼哧”的火笑声，他立即高兴得欢叫起来。他那直勾勾的眼神，

也立马从锅里的鸡腿上飞到了“呼哧呼哧”的火苗上。

火塘里，一根柴火棍上的火苗笑得东倒西歪的。火笑的时候，听起来，就像一首诱人的曲子，又像一支火焰四射、激情燃烧的歌舞。

“呼哧！呼哧！呼哧！呼哧……”

一根柴火棍笑得欢天喜地！山寨里的人都这样说：“火笑客来！”

“火笑啦！火笑啦！家里要来客人啦！”弟弟安果果还在不停地欢叫着。果果之所以这样高兴，是因为每当有客人来，八九不离十就会有糖吃，可以一饱口福，解解馋了。

看把他高兴的。米米娘总是喜欢在人前拿果果来炫耀：“你看，我家果果长得跟小猪崽似的，头齐尾齐的。”果果长得结实，这与他的诨名“小吃货”有关，吃得多，而且不挑食，自然长得棒棒的。

果果天天巴巴地望着有客人来，天天巴巴地望着火笑！

果果平展的前额下面，那两颗圆溜水灵的眼珠子，仿佛有一种神奇的超能力，发射出去的光能穿透墙壁、

碗柜、坛子等东西。比如说哪间屋子里的坛子里藏着花生种子、葵花子，他一眼就能看穿，简直就是孙猴子的火眼金睛。那挺立的鼻梁下，两瓣翘翘的嘴唇，像一个食品加工厂永远敞开着的两扇小门，对食物充满永不疲倦的渴望和幻想。他的小手不时地往嘴巴里输送着花生、糖果、板栗、南瓜子……小嘴里随时发出“咯嘣咯嘣”的响声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清早，天空刚刚开始发亮，太阳还没有从东面的铁山嘴升起的时候，爹就扛起犁出发了。

“二香，今天打一个早工哈，最后一块地就犁完了哈，我犁地去了哈。”米米爹对米米娘说。

娘正忙着做早饭。她穿着一件蓝花左开襟布扣便衣，头上一一年四季都包着一块白布绣花头帕。土家族的女子都喜欢用头帕包头发，头帕上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着花鸟虫鱼，用它包头发漂亮不说，其他好处也多着呢。冬天包着头帕，一整天头都是暖暖的；夏天包着头帕，不仅可以挡太阳，劳作的时候，还可以用来擦汗，扇风……

娘不时地朝火塘里添加几根干干的柴棒。火塘里的

火映红了娘漂亮的脸庞。娘一边添加柴火一边答应着爹。

“好哈！好哈！哈哥，你把那块泥鳅地一起犁了哈。”

“好哈！”

米米爹说话时，后面总要带一个哈，这给米米一家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情趣。二香是娘的名字。娘总是喜欢取笑爹，就叫他哈哥，一来二去，娘叫着叫着就叫顺口了。米米爹喜欢二香这样叫他。

爹耕完田，就开始犁地。犁完山谷里的地，又开始犁山坡上的地。犁了自家的地，还得把音音家和鹏歌家的地也一块犁了。

泥鳅地是音音家的，这块地细长细长，弯弯扭扭，像一条泥鳅似的，所以叫它泥鳅地。哪怕是这么小的一块地，而且还是别人家的，娘也舍不得让它荒芜。娘说：“泥鳅地虽然小，但它挨着我们家的地，种上几株玉米，方便得很。无论谁家的地，无论地大地小，它总是一块地啊！”

爹说：“是哈！是哈！这犁头每年不犁地哈，不磨磨犁尖哈，那犁尖还不得生锈哈。这磨亮犁尖的不是磨刀石哈，而是土地哈。”

火塘燃烧着红红的火焰，一个三只脚的铁撑架，架着一口黑黑的铁锅，锅里炖着一锅鸡肉和干豆角，煮沸的汤锅里翻滚的红辣椒像一团团跳跃的火焰。一个圆溜溜的黑鼎罐，蹲在火塘边上的热灰里，柴火的红光映在它圆鼓鼓的黑肚皮上。

火笑就会有客人来。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！

寨子里有的人家不好客，不喜欢家里来客人，看见火笑，就很生气，生怕有人来，会连忙把那根笑出声音的柴火棍子，使劲地往火塘灰里戳，直到火焰熄灭，杀死了火笑声，柴火棍冒出浓烈的青烟，方肯罢休。更有甚者，从火塘里抽出柴火棍，丢到屋外，用水浇熄火苗，杀死火笑声。寨子里古怪的五叔，就干过这样的事情。

幸好，果果的爹、娘、姐姐安米米从来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，因为，他们都很好客呀！土家寨子里，除了古怪的五叔，其他所有人都是好客的。

米米穿着一件绿色小棉衣，蹲在火塘屋的一扇窗下砍猪草，这是她每天早晨必须做的事情。

米米听见果果的欢呼声，冲着果果说：“看把你欢喜

的，客人来了，不就是能吃到几颗糖果吗？”

“姐姐，我喜欢吃糖果！你难道不喜欢吃糖果吗？”

“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

米米砍碎了一大堆猪草，左手掌沾满了草的绿色汁浆，起身去洗手，用指头戳了一下果果的鼻尖，一片青绿的猪草碎末，粘在了果果的鼻尖上。

“姐姐，你每次都说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就可以长高的呀！”

“那是叫你多吃饭，不是多吃糖！”

“可糖甜甜的，比饭好吃。”

“糖吃多了，会坏掉牙齿的，牙齿里还会长出小妖怪。”

“哼！你骗人！”果果生气地把头扭向一边，鼻尖上的猪草碎末飘了下来。

米米懒得和果果打嘴仗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蹲在水缸边，认真地洗起手来。米米的左手掌上，沾满了厚厚一层墨绿色的汁浆，滑溜溜的，很难洗。米米只好用指甲慢慢刮下来，可是，那草的颜色仿佛沁入肌肤，洗干净后的小手掌还是呈现一些淡淡的绿色。

米米是一个阳光快乐的女孩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欢快的气息。眼睛虽然有点小，但是很亮，很有神采！笑起来很甜蜜。小小的眼睛充满希望和好奇。她喜欢仰着头，把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根线看太阳，在太阳千丝万缕的光芒里，驰骋她五光十色的想象。

米米扎着两根小辫子，自耳根垂直而下。米米爱美，喜欢从新鲜的猪草堆里随手摘下几朵野花，戴在辫子上来打扮自己。

“米米，我去岩洞井洗白菜，你等一下转一下鼎罐。”米米娘端起一盆白菜，朝木屋下面的岩洞井走去。

“好哈。”米米学爹说的话，答应着。

娘喜欢用鼎罐煮饭，鼎罐煮的饭比电饭煲煮的饭好吃。以前，整个下巴泽土没有电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烧柴火，用鼎罐煮饭。现在，寨子里通了电，米米娘看人家用电饭煲煮饭方便又节省时间，便托舅舅从县城买了一个电饭煲。但是，用了几次之后就很少再用了，一家人还是喜欢吃柴火鼎罐饭。

在火塘里烧起火，架上鼎罐，鼎罐里放上半鼎罐清水，把水烧热到六十摄氏度左右，再把大米放进鼎罐，

用锅铲搅拌一下，盖好鼎罐盖，把水烧开。然后，等大米煮到八成熟时，舀出多余的米汤，再盖好鼎罐盖，把鼎罐放在火塘的热灰里烤，烤一会儿转一下，转四个方向，菜炒熟饭也就熟了。特别是那脆生生香喷喷的锅巴，一家人都喜欢嚼。

现在，山寨里的人家，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。不过，米米娘还是喜欢岩洞井的泉水。米米家里离岩洞近，下一个小陡坡三分钟就到了，而且是不用交水费的。泉水冬暖夏凉，甘冽清甜。特别是在夏天，寨子里的人都喜欢到岩洞井背水，满满的一木桶水，只要在桶里放上一张荷叶，木桶里的水就不会漾出来。

“呼哧……呼哧……”火越笑越欢天喜地。果果坚信一定会有客人来。

火塘屋的东面开有一扇小窗，于是，果果站在小窗下的一把椅子上，踮起脚朝窗外张望，从小窗望出去，目光穿过千年古松簇拥下的青石板小路，一条弯弯扭扭的山径，从山坡上一片茂密的油茶林里延伸出来，接上山寨里的青石板小路。果果知道，油茶林的山那边住着舅舅、小姨等一些重要的亲戚。说不定舅舅或者小姨就

会从油茶林里钻出来呢。

.....

玉帝又把鲁班叫，

做扇床机脚踩成。

回家又把木匠请，

做个桌子长板凳。

.....

油茶林里没有钻出个人影，倒是木屋后飘来了山歌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

“果果！米米！”是舅舅的声音。

“舅舅！舅舅！”果果和米米听见舅舅的叫声，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迎接舅舅。那只名叫蝈啾的胖猫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，看见舅舅，“嗖”的一声，蹿到舅舅的脚边，“喵呜喵呜”地叫着。蝈啾的鼻子特别灵敏，准是嗅到了舅舅背篓里糖果的香味。

舅舅抱起果果。“舅舅，您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因为火笑了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，都没有看见油茶林里有人走

出来。”果果偏着脑袋问舅舅。

“舅舅会魔术，只要你一想舅舅，舅舅就会从你的眼前冒出来的。”舅舅“哈哈”地笑着。其实，他是刚刚从房屋后面绕过来的。

“我说刚才火笑得起劲呢，是他舅舅来了，快到屋里坐。果果，下来。”娘正好从岩洞井洗白菜回来，招呼舅舅进屋坐下。

舅舅放下果果，娘接下舅舅的背篓。

“果果，这个给你，米米，这个给你。”舅舅从背篓里拿出两盒饼干，递给了果果和米米，还给果果和米米一人买了一盒彩笔。

果果接过饼干，撕开包装袋，“吧嗒吧嗒”地吃起来。蝓啾围着果果转，果果给蝓啾喂了一块饼干，蝓啾很快就吃完了，抬着头看着果果手里的饼干，一只爪子抓着果果的裤腿，“喵呜喵呜”地叫着。

“蝓啾，你慢一点吃啊，吃得比我还快。”果果一边说，一边把一块饼干又喂进了蝓啾的嘴里。果果虽然贪吃，但是，他的东西总是喜欢和别人一起分享，哪怕它是一只猫。

“小吃货，来，我的给你。”米米把她的那盒饼干也给了果果，果果是来者不拒，嬉皮笑脸的。

“姐姐，你真好！”

米米拿着彩笔，欢喜得不得了。在指甲上涂了一下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啊！红色！鲜亮的红色。”换一支，涂了另一片指甲，叫道：“啊！草绿色！”

“阿姐，我给姐夫带来一壶酒，是自家酿的苞谷烧酒，这是给你的。”舅舅从背篓里拿出一壶酒，又给娘递过来一块白布绣花包头帕。

“来就来，带这么多的东西做什么，你挣钱也不容易，节省点花。”娘说。

“小意思，逗孩子开心的。姐姐，家中的田地耕完了吗？”舅舅一坐下来就问道。

“一开春，你姐夫就抓紧耕田犁地，犁尖都磨亮了，只剩下几犁头了。”

“阿姐，我在县城揽了木工活，姐夫的手艺精得很，跟我去城里做事一定会很吃香，城里的工价要比下巴泽土的工价高一倍呢。”

“高一倍？”娘的眼睛放射出光彩。

“高一倍！遇上节日还有红包。”舅舅说。

“还有红包？那不是直接朝脑门上砸钱吗？”

“姐夫去了县城，这钱就砸在姐夫的脑门上了，砸在姐夫脑门上的钱，不就是砸在姐姐你脑门上的钱吗？”舅舅真会说话。

“好是好，可你姐夫从来没有出过远门……”

米米娘正和舅舅说着话，米米爹扛着犁回来了。那犁尖银亮银亮的，亮得有些晃眼，犁身也洗得很干净。爹把犁搬到猪栏屋上面的阁楼里搁置了起来。

爹一脚踩进屋，和舅舅打了一声招呼，就接着娘的话往下说：“没有出过远门哈，难道就永远不出远门哈？做什么事情总得有第一次的哈。你知道我做梦都想建一个楼子哈，秋后建吊脚楼的钱还差一大截哈，两间两层的哈，窗棂有雕花的哈，要花很多钱的哈。再说，还得攒些钱好让米米和果果将来念大学哈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真是越来越哈得有水平了呢！”娘打断了爹的话。

“嘿嘿，不然，你怎么会叫我哈哥哈，这哈的水平肯定是越来越高哈，不会越来越低哈。”爹嬉笑着说。

“那好！哈姐夫，跟我去县城做木工活，这事就这么定了哈。”舅舅开心地说。

“定了哈！定了哈！当然定了哈！”爹连连说。

舅舅的前额有些凸，像一方凸崖。他看着爹答应得爽快，那凸崖下面的眼睛开心得笑着上扬、鼻子上提、嘴角上翘，像一起攀崖似的。舅舅的表情有些滑稽，很精明能干的样子。

“就这么定了哈！出去闯闯哈！”爹重复说，眼睛亮亮的。

爹一年四季背着他的木匠行头，在山寨里转来转去。从来都没有转出大山的爹，忽然心里翻腾了起来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。

“地犁完了？”舅舅问。

“犁完了哈。”

“泥鳅地犁了吗？”娘问爹。

“犁了哈。”

娘张罗着一家人吃早饭。米米抢了果果手里的饼干，塞给果果一个鸡腿，自己夹起一块鸡翅，对果果喊道：“先吃饭，等下玩耍玩饿了再吃饼干。”

爹和舅舅喝着苞谷烧酒。土家山寨的人喝酒用碗，爹和舅舅一人一碗苞谷烧酒。

“哈姐夫，来！为你的吊脚楼干杯！”舅舅端起了酒碗。

“来哈！干哈！”爹端起酒碗。

“匡啷”一声脆响，两碗酒下肚，舅舅和爹的嘴唇边荡开一圈涟漪。火塘里的火旺旺的，锅里煮沸了满屋子喷香的味道。

2

摔倒在春天里的那个女孩



错不开的，湿泥低处的青草
注定，每个清晨走向田野的双脚
都要沾满它黎明的清泪
注定，要和我开一些调皮的玩笑
哦，脚底一滑
我就成了摔倒在它们身上的
那个女孩，而我摔倒下去的世界
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……

015

风
来
跳
支
舞

米米家的房子坐落在大山的山界上，是一栋三间的小木房，小木房依山而建。房子右侧有一个小阁楼，阁

楼下面有一个猪栏，猪栏是用大块的劈柴和一些木条修建的。

米米家的猪几乎都是米米养大的，一年要养好几头猪。米米爹常年走东家串西家做些木工活养家糊口。娘忙完田里的活又得接着忙地里的活，晚上补衣服，做布鞋。米米的爹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想建一栋吊脚楼的事便一拖再拖。

米米知道，给他们姐弟俩建一栋漂亮的吊脚楼，是爹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再说，山寨里的人家，怎么能没有吊脚楼呢？

吊脚楼是用木头和木板修建的。比如音音家的吊脚楼，是米米爹修建的。两间两层的楼子吊在岩崖外，由四根粗壮的木头从岩崖下立起来，两面走廊，两面开窗，廊檐翘起，走廊外面的木头柱子都吊在半空中。仿佛空中楼阁，通风，透光。平日里洗干净的衣服、被单，还有那婴孩的尿片都晾晒在吊脚楼上。孩子们也喜欢在吊脚楼上写作业，画画，捉迷藏，荡秋千。年轻的阿哥阿姐喜欢在吊脚楼上唱情歌。特别是到了秋天，红红的辣椒串子挂上吊脚楼，金灿灿的玉米棒，红艳艳的高粱朵等等挂满了吊脚楼，风干了，又不会霉烂。关于吊脚楼，

山寨里唱着这样的歌谣：

爹娘上楼日上楼，

玉米棒子甩上楼，

辣椒串子串上楼，

好日子呀有奔头。

阿哥阿妹约上楼，

大红灯笼挂上楼，

山歌串子串上楼，

幸福日子飞上楼。

风满楼呀月满楼，

山歌满楼福满楼，

吊脚楼梦中的楼，

吊脚楼心中的楼。

这样的吊脚楼，米米一家人盼望很久了。而米米做梦都想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一张米色的小床，一个米色的书架，书架上随意摆放着几本童话书，这就够了。至少，她再也不用和果果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了。果果睡觉有一个坏习惯，老喜欢把腿压在米米的小腿上。不